



皇明名臣記第七卷

吾學編第二十八

海鹽鄭曉

太師蹇忠定公

公名義字宜之初名瑑巴人洪武十八年進士授
中書舍人奏事稱旨一日上顧問公汝蹇叔後
乎頓首謝不敢上喜即書義字賜公易名一考
當調命滿九載朕且用義建文君即位知太祖
欲用公超陞吏部右侍郎靖難後轉左逾月陞尚
書代張統當是時盡改建文諸例復洪武之舊公
從容爲上言鑒成憲者豈無因革反亂政者自

有經權間舉數事陳說本末 上喜公忠實從其
言或遂譖公不忘建文君 上不聽永樂二年兼
詹事 上欲諭太子率令詹事往導意太子尤愛
重公七年巡北京佐太子監國諸王及遠夷奏請
詣行在所餘悉啓太子處分公熟於典故達政體
不動聲色事賴以濟九年與夏公同滿考賜宴勅
獎諭十七年父喪歸起復詣北京謝遣中官護還
京明年從太子朝北京十九年三殿灾特勅廷臣
二十六人巡行天下公及給事中馬俊巡應天諸
郡問民疾苦考察陟斥文武吏公言國家多事時

盡法繩吏人將不勝斥出太甚者數人還吏部二
十年 上北征還坐東宮事與西楊頌繫錦衣衛
尋釋獻陵即位預政議者四五大臣首進公少保
兼尚書支二俸歷進少傅少師賜公及東西楊公
金公夏公繩愆糾謬銀圖書各一諭曰朕有過舉
卿即具疏用此封識進內制呈五臣及黃文簡公
誥草 上特增二語曰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
所從違而或怠又面諭曰此朕實心未幾又制蹇
忠貞印賜公公重厚不敢專斷每承顧問常持兩
端不能決然忠實無他腸西楊謂公勿過思公應

曰事不熟慮有後患 上嘗笑曰義士奇言皆是東楊或詆公語聞 上上不直東楊公頓首言榮無他即左右有讒榮者願 皇上慎察 上笑曰吾亦不信偶言及耳宣德初從征漢庶人軍中進止多從公時議赦交趾公及夏公力言 祖宗疆土不可棄 上不聽命擇人使交趾公薦伏伯安西楊語夏公伯安不可使公當榻前力爭當是時上尤信任夏公比召諸大臣入議公薦伯安 上顧原吉云何對曰不可公曰伯安有口才群臣不及 上又顧問士奇云何對曰伯安有穢行無學

識遣使必辱國 上從二人言不遣伯安使公亦不以二人爲異已宣德三年秋從巡邊還 上顧蹇少師老不欲煩以事勅曰卿事 祖宗積效勤誠朕嗣統尤資贊輔夙夜在念圖善始終以卿春秋高尚典劇司非所以優老待賢况師保寅亮爲職不煩庶政乃副倚毘可輒吏部務朝夕在朕左右相與討論至理共寧邦家其專精神審思慮益致嘉猷用稱眷倚老成之意明年夏郭璉代公尚書又賜公忠厚寬弘銀章一七年秋令有司治公第八年一品九年賜宴禮部公生日賜鈔萬馬一

裕陵即位日公齋宿得疾越五日卒年七十三贈
太師謚忠定公孝友質實和厚簡靜處人有量未
嘗一語傷物至議典法不苟爲包含必歸於正歷
事六朝凡五十年貴而能謙富而能約 上前所
言未嘗退以語人在吏部尤慎擇郡守考察明知
不苛不縱公子英荃皆尚寶司丞長陵即位之歲
至成化丁亥凡六十六年吏部尚書四人公及郭
公兩王公而何公協佐者不與焉自後至正德終
五十四年凡更十八人而尹公最久十四年

太師夏忠靖公

公名原吉字維喆湘陰人鄉薦遊太學選入禁廡
書誥授戶部主事尚書郁新奇之與商確諸司事
劉郎中者忌公會劾諸司怠事者 上曰宥之新
請必罪 上怒新問誰教汝新免冠謝得已劉郎
中因奏果人教尚書者意中公 上問新爲誰對
曰堂後書算生教臣臣愚過聽萬死 上下書算
生獄劉郎中又奏公專尚書柄言前事實原吉教
尚書 上曰聞原吉能佐尚書汝顧欲陷原吉耶
劉郎中與書算生皆棄市建文君即位逾月陞戶
部右侍郎明年充採訪使巡福建未幾移鎮蘄州

靖難後轉左或言公建文用事人不宜大用上
曰原吉忠於太祖以故忠於建文又豈不朕忠
耶逾月進尚書永樂元年吳浙大水公行視水遣
僉都御史俞士吉賜公水利集累遣侍郎李文郁
大理少卿袁復陝西叅政宋性佐公公言浙西諸
郡蘇松最居下流常嘉湖三郡土田高多下少環
以太湖綿五百里納杭湖宣歙諸山水注澱山諸
湖入三泖頃浦港湮塞滙流漲溢傷害苗稼拯治
之法宜浚吳松諸浦港泄其壅淤以入於海吳松
江袤二百餘里廣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海

前代屢疏以當潮汐沙泥淤積旋疏旋塞自吳江
長橋至下界浦約百二十餘里雖稍通流多有淺
窄又自下界浦抵上海南倉浦口可百三十餘里
潮汐壅障芟蘆叢生已成平陸欲即開浚工費浩
大且灑沙淤泥浮泛動盪難以施工臣等相視得
嘉定劉家港即古婁江徑通大海常熟白茆港徑
入大江皆廣川浚流宜疏吳松江南北兩岸安定
等浦港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茆二港使直注海
松江大黃浦乃通吳松要道下流壅塞難即疏浚
傍有范家浜至南倉浦口可徑達海宜浚令深濶

上接大黃浦以達泖湖之水此即禹貢三江入海之跡俟既開通相度地勢各置石閘以時啓閉每歲水涸時修圩岸以禦暴流 上從之後夫凡十餘萬公布衣徒步日夜經畫盛夏揮蓋去曰衆赤體暴日中吾何忍歲饑奏發粟三十萬石賑濟二年還朝復出治水水洩農田大利召還部時賞功封建征夷下番營北京費億萬計皆取辦于公從上北巡兼掌行在吏禮兵部都察院事八年 上北征輔 太孫留守北京總理行在九卿事諭曰朕以房玄齡視卿公旦入朝獨近展前叅決機務

朝退郎官御史環請事公口應手判不動聲色駕還扈還京尋命侍太孫周行鄉落取輦黍進太孫曰願殿下味此知民艱苦九年考滿宴便殿諭廷臣曰原吉 高皇養成賢德欲觀古名臣此其人矣命與姚廣孝監修國史十一年扈北巡侍太孫居上營後十四年侍太孫還南京十五年從幸北京十八年宮殿成命召太子太孫于南京十九年三殿災詔求直言言者輒云都北京不便主事蕭儀言尤峻 上怒殺儀曰吾與大臣密議數月言遷都便言官遂劾諸大臣 上跪言官大臣午門

難遷都利害都御史陳瑛罵言官白面書生不知大計 上令左右問衆議云何公曰臺諫職言路且應詔陳言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議臣等萬死罪再問對如初 上說盡釋言官大臣 上御便殿闕門每召公語移時左右莫得聞退則恂恂若無預者交趾平 上問陞賞孰便對曰賞費于一時有限陞費於後日無窮 上從之法王來朝 上欲郊勞公以爲不可法王見便殿命公拜又不肯拜 上笑曰卿欲效韓愈耶過侍郎楊勉之遠矣十九年 上議征虜公力諫 上怒繫內

監籍其家竟北征阿魯台及兀良哈明年又征阿魯台又明年北征還至榆木川不豫顧左右曰原吉愛我 上訃至太子走公繫所呼公哭曰楊榮至父皇賓天矣公伏地哭不能起太子召問國事公言方今民力竭于東南戎伍疲于漕運宜幸南京少蘇民困太子即位復公戶部尚書會母喪乞終制 上曰卿老臣宜共濟艱難卿有母我無父乎如卿辭職朕亦不當在此不允立太子兼太子少傅尋進少保兼太子少傅尚書如故支三俸固辭許辭太子少傅俸洪熙元年冬無雪 上作

憂民吟授公和手勅欲除鬻割鞭背連坐妖言誹
謗之刑公與二三大臣密議聞 上從之賜田五
頃建第兩京李時勉廷諍激 上大怒言時勉當
朝辱朕公曰時勉小臣豈能損聖德願少霽天威
下法司議罪未晚太子去南京 上崩 昭皇后
命公急迎太子太子將至羣臣郊迎 后留公佐
襄王居守太子既即位時時密咨公或袖小帖付
公公亦時有所白宣德元年漢庶人反指公徵赦
租爲奸臣首 上夜召諸大臣議公免冠頓首曰
臣罪當死 上曰彼借卿爲兵端耳命坐屏左右

密議東楊首勸親征 上難之顧公對曰往事可
鑒臣見所遣將語臣兵事輒泣臨事可知兵貴神
速卷甲趨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榮言是
上意遂決師臨城庶人猶令人繞城罵公三年賜
範金銀印曰含弘貞靜曰謙謙齋曰後天下樂從
巡邊還 上念公老勅輟部務俾專論道左右明
年夏召郭資代公是冬從閱武郊外公生日 上
繪壽星圖爲詩賜公五年春卒贈太師謚忠靖復
其家朝議公宜贈伯西楊不可後三年郭資卒得
贈湯陰伯公天性寬平靡德不報靡怨不釋其畫

財賦以愛人節用爲先酌大體畧煩苛以故雖數
興大役供餉贍給而民不繹騷雖悃愾無矯節不
務悅人人無識不識皆謂公君子長者呂震嘗

上前短公柔奸震爲子求官 上問公公稱震有

守城功陳瑄靖難初欲殺公公力薦瑄才總漕運

周忱爲長史或薦爲郡守公言郡守不足展其才

忱得陞侍郎巡撫當是時蹇夏齊名蹇公簡重善

謀夏公弘裕善斷靖難後外兼臺省內叅館閣吁

俞可否期于濟國三十年間民安吏治有古大臣

之風焉公監修 太祖 成祖 仁宗三朝實錄

太祖實錄凡三修建文中徐輝祖監脩永樂初李

景隆監修再公監修解學士表永樂初修者元年

六月上凡一百八十三卷公再修者十六年五月

上凡二百五十七卷又寶訓十五卷公治水東南

有功吳人尸祝之正統間豪勢家奪水利溝防盡

壞周文襄公治之纔十餘年又壞景泰中李侍郎

敏治之弘治中又壞徐侍郎貫又治之正德末又

壞李尚書克嗣又治之

太保黃忠宣公

公名福字如錫昌邑人鄉貢士爲項城主簿改清

源有惠政遷金吾前衛知事陞龍江衛經歷蚤暮
勤職才識明敏數出奇見任上官洪武中上書論
大計上奇公三十一年四月超陞工部右侍郎
建文君特見信用靖難後李景隆指公爲齊黃黨
公厲聲言臣罪固應死但目爲姦黨則臣心未服
上不問復其官尋轉左逾月陞尚書永樂三年都
御史陳瑛劾公不恤工匠改北京行部尚書四年
征交趾公及大理卿陳洽轉軍餉旣郡縣交趾公
以尚書兼掌布按二司事公視民如子勞來安輯
躬勤不倦又戒郡邑吏專意撫字曰新造之邦新

附之民政令條畫並寬簡中朝士遷謫至者咸見
溫恤問疾周貧禮賢雪罪兵民感悅夷蠻欣附中
官馬騏怙恩肆虐公數裁抑騏騏誣公有異志

上察其妄曰此君子不容於小人不問獻陵即位
召還曰卿老成人久勞於外朕亟欲見卿公在交
趾凡十九年及還交人扶携走送號泣不忍別宣
德元年騏激交趾反時洽以兵部尚書代公累奏
乞公還撫交人會公持節出封親藩即日召還勅
曰卿遺愛在交交人思卿卿強爲朕再行昔先
帝念卿萬里召還輔朕朕亦不欲遠卿顧遐方新

附終始勞卿安輯以工部尚書兼詹事出領交趾
藩臬事比至柳總兵敗死公亦被賊執賊驚下拜
曰公不北歸我曹不至此饋白金餼糧肩輿衛送
出境至龍州公盡取賊遺歸官還京爲行在工部
尚書四年與平江伯計漕事五年公請於濟寧以
北衛輝真定以南近河地役軍民十萬人屯田積
穀省漕粟下行在戶兵部議郭資張本言緣河屯
田便鳳陽淮安以北及山東河南北直隸近河二
百里內通舟楫處擇荒閒田以五萬頃爲率發附
近軍民五萬人耕給官牛農器但山東近年旱饑

流徙初復衛卒多有役宜先遣官行視田俟開墾
上從之遣吏部郎中等官趙新劉澤榮華張琰吳
政等經理屯田公總其事旣而有言軍民各有常
業若復分田役益勞擾事竟不行七年 上宮中
覽公言漕事便宜喜公有經畧恤民隱出其章示
西揚曰福言智慮深遠可行六卿中誰倫對曰福
受知 太祖最先大用正直明果一志國家生民
今六卿中鮮及福者永樂初建北京行部命之綏
輯凋瘵及得交趾命總藩憲安新附具有成績才
德兼備有大臣體諸卿誠不及福今年七十矣諸

後進少年高坐公堂理政事享安佚出入輿馬騶
從揚揚福四朝舊人乃朝暮奔走道路勞瘁不已
殆非國家所以優老敬賢之道 上曰非汝不聞
此言西楊曰南京根本重地 先帝以儲宮監國
今宜用福南京福老成忠直緩急可倚 上曰然
明且遂命吏部改公南京戶部尚書明年兼掌南
京兵部當時諸大臣多依違承順公持正不阿以
故去南京裕陵卽位加少保叅贊機務留都有文
臣叅贊機務自公始公每事先籌定付襄城伯襄
城伯亦敬信公比視事皆襄城伯處分公不出一

語或以爲言公曰體當如是且汝見守備何嘗一
事錯時以公議復設提學憲臣正統五年卒成化
初贈太保謚忠宣公秉心正大義利介然天下士
大夫無論識不識皆知其爲君子斥姦闢諛無所
顧忌憂國忘家老而彌篤俸賜分贍族姻屬續之
日室無百緡

太子太師胡忠安公

公名濙字源潔武進人建文二年進士爲兵科給
事中永樂元年陞都給事中戶科時傳建文君崩
或云遜去諸舊臣多從建文君去者 上益疑大

戮建文君諸臣遣公巡天下名訪張儼偁又名頒
書徧行郡縣察人心及建文君安在時又傳建文
君在滇南公以故在楚湖南最久十四年內艱起
爲禮部右侍郎明年巡江浙二十一年巡均襄還
朝會 上駐宣府公馳夜上謁 上已就寢聞公
至被衣急起召入勞公賜坐與語公言不足慮也
先公未至傳言建文君蹈海去 上分遣內臣鄭
和數輩浮海下西洋至是 上疑始釋太子監國
藩王謀奪適造飛語 上命公往察密疏聞公具
述監國七事言太子誠敬孝謹無他太子卽位轉

太子賓客兼祭酒南京未幾閱宮中密疏見所述
七事大喜謂公忠慎朕不及知也俄崩景陵卽位
復召爲侍郎禮部兼太子賓客會公來朝留行在
禮部宣德元年進尚書二年賜第給閣三年賜文
恭世家清和恭靖二銀章是秋扈駕出會州明年
夏再扈巡邊沒常豪人田宅盡賜公尋兼詹事六
年兼領行在戶部事公有才猷深厚不洩禮典財
賦經畫有章國家大議與諸閣老相可否必執正
論景陵嘗曲宴公及西楊蹇夏曰海內無虞四卿
力也裕陵卽位益禮敬公元年失行在禮部印自

劾上不問改給行禮部印九年疏引年不允十四年北征留守京師廷議迎上皇時王文厲色曰孰謂虜可和彼不索金帛且索土地憂方大耳衆相顧不敢言于少保徐曰防變方畧我與總戎責也俄旅退賴公有定執竟上奉迎儀注景泰元年楊善使虜浚言上皇蒙塵已久宜即附善等進上服食不報又請明年正旦朝上皇於延安門不許二年災異乞歸不允三年以太子太傅加少傅懷獻太子立進兼太子太師是年十一月巳巳上皇萬壽節公乞令百官拜賀於延安門不

許六月疾作又明年上皇復位力疾入一見請老去遣子長寧來謝上念公疏屢請令百官朝延安門忠惻授長寧官錦衣世鎮撫卒年八十九謚忠安公平易寬和廉靖寡慾自奉薄簡與居有常立朝幾六十年十知禮部貢舉未嘗疾言遽色人皆知爲君子長者

尚書周文襄公

公名忱字恂如吉水人永樂二年進士時簡進士二十八人進學文淵閣公乞預上喜公有志改翰林庶吉士十年授刑部主事陞員外郎盡心簡

廣二十二年爲越府右長史宣德五年東南財賦
煩敝廷薦陞工部右侍郎巡撫江南直隸公辭赴
靖王至江南召父老問利病興革滿九年轉左正
統六年兼巡撫嘉湖二府十四年八月陞戶部尚
書改工部仍巡撫景泰元年引年不允明年請老
召還京致仕又明年卒凡江南巡撫二十二年先
是胡槩巡撫江南用法嚴刻公濟之以寬凡告訐
輒不省或面詰公不及胡卿使我下情不能上達
公笑應曰胡卿勅有祛除民害語我勅但云撫安
軍民朝廷委任自異耳當是時蘇州府運稅七百

九十萬石常松亦然公閱牒大異詢父老皆伏地
哭言蘇吳豪富有力者不出耗并賦之貧民貧民
不能支盡流徙公創爲平米官田民田並加耗蘇
稅額二百九十餘萬石公與知府况鍾曲算疏減
八十餘萬舊例不得團局收糧公令縣立便民倉
水次每鄉圖里推富有力一人名糧長收鄉圖里
人夏秋兩稅加耗不得過十一又於糧長中差力
產厚薄爲押運視遠近勞逸爲上下酌量支撥京
通正米一石支三臨清淮安南京等倉以次定支
爲舟楫剝轉諸費填出銷入支撥羨餘各存

倉號餘米米有餘減耗次年十六徵又次年
更有羨縣爲倉名預備備水旱不時賑貸及農乏
食網運風漂盜奪者國服轉假至秋抵丰還官其
修圩築岸開河濟湖人支口糧以爲農事故不責
償時插蒔農借貸必驗中下事力及田多寡給之
秋與糧并賦凶歲再賑秋熟不償者來歲不復給
時裏河漕軍與民半軍船出官廠民率雇舟又經
年往復失農業公與平江伯議奏軍民舟至淮安
或瓜洲水次交兌江北衛所漕者出通關還繳淮
安一石兌加五斗瓜洲五升如裏河舟未渡江南

京諸衛抵倉兌者加與過江米及攬墊蘆蓆與折
米民間馬草歲運兩京勞費不貲公請通州草場
立官庫每束折銀三分千束銀止三十兩南京輕
齋赴買上北京文武職官俸糧皆支南京米賤時
銀一兩得米七八石公請江南重額官田極貧下
戶兩稅准折納金花銀銀一兩准米四石解京折
支京官俸蘇有官布足准糧一石舊例足重三觔
比解又以紗麤十退八九公言農間布足觔重紗
麤價顧賤紗細布輕價益高不拘觔重務在長闊
如式耳傳中馬衣被諸應客者舊皆領於馬印

名臣詩 卷之七
頭豪者橫科弱者粥產公令田畝收米升九
糧俱征驗馬上中下價直給米正統初淮揚災鹽
課虧公巡視奏令蘇州等府撥剩餘米縣撥一二
萬石運貯揚州鹽場准爲縣明年田租聽竈戶上
私鹽給米時米貴鹽賤官得積鹽民得食米公私
大濟綵繪宮殿計用牛膠萬餘觔遣官勅公上供
甚急會公議事赴京遇諸塗勅使速公且還治公
不應至京言京庫貯牛皮歲久朽腐請出煎膠歸
出餘米市皮還庫十四年邊事急工部索兵仗數
百萬計公出餘米造上明盛者須水磨非遲歲月

不可公令且沃錫旬日畢辦正統六年至海鹽築
捍海塘令郡七縣合役萬夫自七年正月至十一
年費萬計皆出公度支海竟不能爲患每遇凶荒
輒稔宜從事補以餘米賦外更無科率凡百上供
及廨舍學校賢祠古墓橋梁道路溝渠修葺一切
取給餘米歲不下萬計施給僧道問報饋遺往往
不吝各得其歡心江南之人愛戴如父母沒而尸
祝至今思周尚書也公宇量恢弘才識通敏蒞事
精勤臨民和易有善謀者雖卑官賤吏破去崖岸
開心訪納性尤機警籌畫諸郡錢穀鉅萬一邑

無遺算嘗為冊曆記日所行事及陰晴風雨不台報輒按據詰訊人莫能欺每出會計視地豐凶事緩急為弛張調劑變通民無逋負官有餘積前後理財者皆不能及卒年七十三謚文襄

論曰忠定

蹇義

秉銓忠靖

夏原吉

握利權皆二十七

年忠宣

黃福

尚書兩京三十九年而在交南者十

有九年忠安

胡濙

為禮部尚書三十二年文襄周忱

巡撫江南二十二年皆久任責成以故用人理財禮樂征伐諸大政事文經武緯各盡其長章程故在後鮮能及焉

皇明名臣記第七卷

皇明名臣記第八卷

吾學編第二十九

海鹽鄭曉

左春坊大學士解公

公名縉字縉紳吉水人洪武二十一年進士選中書庶吉士大庖西上封事論時政剴切萬言其略曰陛下挺生南服一統華夷功高萬古既無女寵外戚寺人藩鎮之患又無貨利聲色遊畋玩好之欲既皆遠過於漢宋又何遜讓于唐虞惟願陛下以天地為一體以天下為一人令出惟行也不宜於數改刑期無刑也寧失於不經故令數改則

民疑疑則不信刑太繁則民玩玩則不清立國至今將二十載無幾時無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良由誠信有間用刑太繁也臣見 陛下觀說苑韻府雜書與所謂道德心經者臣切謂甚非所宜也說苑出于劉向向學不純溺于妄誕所取不經且多戰國縱橫之論壞人心術莫此爲甚韻府出无之陰氏鄙猥細儒學孤識陋蠅集一時兔園寒士抄緝穢蕪略無可采陛下若喜其便於檢閱則願集一二志士儒英臣請得執筆而隨其後上亦唐虞下及殷周根實精明隨事類別刪其無益

勒成一經豈非太平制作之一端歟禮記出於漢儒蕪雜尤甚宜及時刪改日御經筵訪求審樂之儒大備百王之典作樂書一經以惠萬世若夫配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奉天不宜爲筵宴之所文淵未備太館閣之隆太常非俗樂之可肄官妓非人道之所爲禁絕娼優俾於變之民不遷於淫巧易置閣寺尊天子之貴不近於刑人執戟陞墀皆爲吉士虎賁趣馬悉用俊良雖門戶掃除之後命公卿子弟之賢任諸侯王於衆職定久任法而加封木輅朴居而土木之工勿起佈

墾荒田而四夷之地勿貪釋老之壯者驅之俾復
於人倫經呪之妄者火之俾絕其欺誑斷所謂瑜
珈之教禁所謂符式之科絕鬼巫破淫祀省冗官
減細縣痛懲法外之威刑永革京城之工役流三
年而聽復杖八十以無加婦女非帷薄不修毋令
逮係大臣有過惡當誅不宜加辱治曆明時授時
作事但伸播植之宜何用建除之謬伏見陛下拳
拳於畏天畏鬼神而所謂畏民者則未至也孳孳
於治民治強暴而所以治心者猶未至也染盛之
潔衣服之齊脩舉之時儀文之備此畏天畏鬼神

之末事也簿書之期獄訟之斷詔誥之勤鈎距之
巧此治民治強暴之支流也近年以來臺綱不肅
以刑名輕重爲能事以問囚多寡爲勛勞甚非所
以厲清要長風采也夫人自救過之不給何暇劾
人之過人自以言爲諱何能有諫諍之言御史糾
彈皆承密旨未聞舉善但曰除奸蓋入人之罪或
謂無私而出人之罪必疑受賄逢迎甚易而或蒙
褒營救甚難而多得禍也陛下進人不擇于賢否
授職不量于重輕建不爲君用之法所謂取之盡
錙銖置奸朋倚法之條所謂用之如泥沙監生進

士經明行修而多困于州縣屈于下僚孝廉人材
冥蹈瞽趨而咸布于朝省驟歷清華推埋器悍關
茸下愚者朝捐刀鑷暮擁冠裳左棄筐篋右綰組
符剔履之賤袞繡巍峩負販之傭輿馬赫奕雖曰
立賢無方亦豈忱詢有德古者鄉鄰善惡必記今
雖有申明旌善之舉而無黨庠鄉學之規互知之
法雖嚴訓告之方未備紀綱不立節目無張臣欲
取古人治家之禮睦鄰之法若古藍田呂氏之鄉
約今義門鄭氏之家範布之天下世臣大族率先
以勸旌之復之爲民表率此不可視爲迂濶而不

切當今之急務也陛下天資至高合於道微百家
神怪誕妄恍惚無不洞矚其謬然猶不免欲以愚
弄天下若所謂以神道設教者臣謂不必然也所
謂傳國寶者臣考按前史焚燬久矣屢求屢得真
僞莫明卽真有之區區李斯之書秦政之制何足
爲寶哉地有盛衰物有盈歉而商稅之徵率皆定
額盈也奸黠得以侵欺歉也良善困於補納夏稅
一也而茶椒有糧泉絲有稅旣稅於所產之地又
稅于所過之津何其奪民之利如此之密也且多
貧下之家不免拋荒之咎或疾病死喪逃亡棄失

今日之土地無前日之生植而今日之徵聚有前日之稅糧里胥不爲呈州縣不爲理或賣產以供稅產去而稅存或禪辦以當後後重而民困又土田之高下不均而起科之輕重無別或膏腴而稅反輕瘠鹵而稅反重欲拯其困而革其弊莫若行授田均田常平義倉之法積之以漸至有九年之食無難者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近世狃于晏安隳名城銷鋒鏑禁兵諱武以爲太平一旦有不測之虞連郡至望風而靡武備隳之過也及今脩治不宜動衆但勅有司以時整葺開武舉以收天下之

英雄廣鄉校以延天下之俊乂古時多有書院遺基學田舊業貢士有庄義田有族皆宜興復而廣益之夫罪人不孥罰弗及嗣連坐起於秦法孥戮本於僞書今之爲善者妻子未必蒙榮有過者里胥必陷其罪况律以人倫爲重而有給配婦女之條聽之於不義則又何取夫節義哉尚書侍郎內侍也而以加於六卿郎中員外郎何職也而以名爲六屬御史詞臣所以居寵臺閣郡守縣令不應回避鄉邦同寅協恭相倡以禮而今內外百司捶楚屬官甚於奴隸是致柔懦之徒蕩無廉耻之節

一爲下官肌膚不保甚非所以長孝行厲節義也
臣但知罄竭愚衷欲言固不止此急於陳獻略無
次序亦不暇組織成文冀以將來取譽惟陛下幸
垂鑒焉 上覽之喜公少年有才志封事留中諸
大臣皆忌公 上顧數稱公奇才兵部尚書沈潛
忌公年少得 上意乞改公御史使遠 上公在
臺嘗爲王國用草諫書雪韓國公爲詹徽所嫉已
又爲夏長文作劾都御史袁太疏太切齒恨公公
又時時敢直言竟坐深文得罪且不測 上憐公
召對便殿慰諭賜鏹曰汝歸且讀書十年著述冠

帶來廷又命公修正元史誤及踵成宋書刪定禮
經凡例皆留中公歸家八年 上崩來奔喪有司
劾公母喪未葬父年九十違詔奔喪謫河州衛吏
建文元年召入翰林待詔靖難後召公及黃淮立
御榻左備顧問遂命居內閣未幾又召胡廣楊士
奇金幼孜胡儼楊榮陞公侍讀不數日進侍讀學
士七人並直文淵閣內閣與機務之名自此始永
樂初重修 高廟實錄充總裁官又修永樂大典
古今列女傳諸書 上寵公信用賞賚輒與六卿
等當是時儲位未定 上密詢公公稱世子仁孝

天下歸心以孽奪宗自古致亂 上不應又頓首
曰好聖孫 上曰已喻逾年冊世子為太子進公
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初議頗洩丘福等謗
公洩禁中語高煦大恨欲殺公未幾用兵交趾公
力言交趾古羈縻國通正朔時賓貢而已得其地
不足郡縣 上遂疎公出為廣西叅議李至剛奏
公怨望改交趾永樂八年入奏事南京會 上北
征見 東宮辭去高煦密疏言公瞰 上出塞輒
遠覲儲君徑歸無人臣禮 上怒逮公并至剛下
詔獄十三年正月公卒獄中籍其家妻子徙遼東

至剛不死 仁宗時以宮臣得為通政尋亦謫遠
郡初 成祖寵信公手書倚任大臣十人蹇義等
名授公曰汝疏其人品十人者皆與公厚善公具
實封對義天資厚重中無定見夏原吉有德有量
不遠小人劉雋雖有才幹不知顧義鄭賜可謂君
子頗短於才李至剛誕而附勢雖才不端黃福秉
心易直確有執守陳瑛刻於用法好惡頗端宋禮
戇直而苛人怨不恤陳洽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方
賓簿書之才駟僧之心奏上 成祖以示東宮曰
至剛朕已洞燭餘徐驗東宮因問公建文君所用

人何如對曰此皆洪武中人材事往已不足論又問尹昌隆王汝玉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宏汝玉文翰不易得惜有市心耳東宮卽位出公奏示西楊曰今人率謂縉狂士觀所論評皆有定見也赦妻子還鄉官其子禎中書舍人正統元年又盡還其沒產公結髮讀書留心經濟任事直前風生電發早遇聖明名動天下晚懼讒毒中道天闕不盡其用其重義輕利遇人憂患疾苦輒隱於心苟可用力盡意爲之篤於故舊及名賢世家之後喜引拔士類或謂其汎愛者終不爲變襟宇濶略不

意細故而表裏洞達絕崖岸雖野夫穉子皆樂親之求文翰者日輻輳率與之無倦意或言有不當與者笑曰雨露豈擇地而施哉文雄勁竒古新意疊出叙事高處逼司馬子長韓退之詩豪宕豐贍似李杜其教學者恒曰寧爲有瑕玉勿作無瑕石書小楷精絕行草皆佳

少保黃文簡公

公名淮字宗豫永嘉人洪武三十年進士爲中書舍人靖難後上坐奉天門左室召見訪政務稱旨每朝解縉及公立御榻左備顧問或至夜分

上寢即賜坐榻前論議密務不數日令入內閣專掌制勅既又選五人與共事名直文淵閣是秋陞編修進侍讀立東宮陞左庶子永樂五年陞右春坊大學士兼侍讀進講東宮太孫立又兼輔太孫六年命蹇義金忠西楊及公留守 上稱太子仁厚有識留汝四人佐太子明年 上北狩又明年上征胡長沙妖人李法良反太子遣豐城侯彬討法良漢庶人忌沮太子譖彬公侍太子卒遣彬擒法良十一年 上再北狩公復留守庶人日夜謀奪嫡造飛語動搖監國并中傷公十二年坐公奉

表迎 上不敬逮詔獄凡十年獄中有省愆集自省錄獻陵即位出獄中陞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仍入內閣洪熙元年陞少保戶部尚書大學士如故支三俸辭尚書俸獻陵大漸太子在南京未至深機卒禍中外洵洵西楊及公佐鄭襄二王監國候太子至公憂危嘔血宣德元年漢庶人反公留佐二王監國班師始還第二年秋公請老 上賜葬公父來謝賜遊西苑與公侯伯師傳尚書十人俱肩輿登萬歲山宴山麓比辭又宴太液池諭公曰明年朕生日卿其復來至期公至 上喜

八年禮部會試貢士 上命公與少詹事兼侍讀
學士王直克考試官十年景陵崩公奔喪留逾月
辭歸正統十四年卒年八十三謚文簡永樂初黨
獄大起南人避北官者又有編戍法公言不可阿
魯台歸欵欲并女真吐蕃東西諸部落聽其約束
請朝廷出誓詞鑄金定集諸酋磨酒中飲爲盟衆
議且從之公言夷虜勢分易制併力一心後患滋
大此奸謀不可許 文皇善公言顧左右曰淮如
立高岡遠覽爾輩直平地見目前耳賜大寶法王
玉章示公璞公言朝廷賜外夷用勅命廣運二寶

此璞大於二寶夷人將謂法王尊於朝廷矣皆從
公言初與公並入閣者七人胡儼早休胡廣先卒
解縉沒詔獄惟西楊秉鈞最久東楊謀幄最密並
總修累朝實錄而公園土十年家食餘二十年蒙
垢簡牘君子弗信也

少師胡文穆公

公名廣字光大廬陵人父子琪洪武三年爲御史
疏請遷都關中已而出爲按察僉事調知彭州陞
延平知府卒建文二年靖難兵起公對制有曰親
藩陸梁人心不搖建文君喜擢進士第一更名靖

各目記 卷之八 十一 三百六十
爲修撰翰林靖難後召入內閣陞侍講復名廣改
侍讀陞右庶子永樂五年進翰林學士兼左春坊
大學士勅吏部廣等侍朕日久繼今考滿勿改外
任十二年十一月命公及文敏文靖纂脩五經四
書性理大全明年九月書遂成尋進文淵閣大學
士兼坊學再從 上出塞征胡 上時召帳殿語
移時或夜漏數刻遣出道中相失必急遣兵騎四
出尋諸學士時時顧左右問諸學士來未公不知
兵以文墨論議侍 上備顧問 上不得諸學士
相與語不悅也公敦質簡重持大體存心愛人

上諒其朴厚信任亞於東陽禁廷應對慎密不洩
操履清謹公退輒杜門讀書賦詩寡交遊崇儉素
爲文下筆滔滔制命典冊多出其手禮部郎中周
訥請封禪公力言封禪非禮 上斥訥言公因上
却封禪頌奔母喪還朝 上問民間疾苦公頓首
對曰百姓頗安給惟有司窮治建文時奸黨枝附
扳連坐誣善良甚苦 上立命罷追詰者人或毀
公 上不信或遽斥去毀者公善書行草尤善十
六年卒贈禮部尚書謚文穆已而念公官其子種
翰林檢討獻陵加贈少師西楊曰我朝文臣有謚

自姚公慶孝及公始然建文時嘗謚王公禕文節

少保金文靖公

公名善字幼孜以字行新淦人建文元年進士乙科授戶科給事中靖難後入內閣改檢討數月陞侍講時翰林坊局臣日講經史東宮凡經義皆內閣閱正呈上覽已進講繙閱書士奇閱易廣閱詩公閱春秋上太子春秋直指三卷五年陞右諭德兼侍講七年扈巡北京八年從上征虜上歷指所過山川諭公記之登野狐嶺曰至此看山蓋在下矣至興和曰汝觀地勢遠望似高近即漸

平此陰山脊也若因山爲塹因壑爲池守茲巖險雖鐵騎千羣安能飛度耶次鳴鑾戍曰此大伯顏山其西北小伯顏山東北即開平次環瓊圃指塞北山川曰古交河在哈刺火州兩河相交水嚙沙出唐碑尚在次小甘泉曰女直有山其顛有水色白草木虎豹色皆如之所謂長白山也至長清塞曰此南望北斗矣經潤灤海曰此周千餘里幹難臚胸凡七河注其中賜名玄冥池次通川甸遙指海上石山曰此即三石山十一年扈巡北京從征虜十二年復從北征陞翰林學士兼諭德十四年

還南京明年扈巡北京十八年陞文淵閣大學士
兼翰林學士二十年扈從北征二十二年復從征
北次開平 上曰朕夢神人語朕上帝好生者三
是何祥也公時聞軍中有訛言因力請班師 上
曰善立命公草詔還次清平鎮宴羣臣命內侍歌
高皇詞五章曰此 先帝垂諭叙創業守成之難
戒荒淫酣酗之失朕嗣鴻業惟恐失墜尚相與勉
之遂賡五章言奉天法祖勤政恤民事命內侍歌
之榆木川之變東楊南計公留軍中護喪 太子
即位進戶部右侍郎兼大學士踰月陞太子少保

兼武英殿大學士賜繩愆糾繆銀圖書洪熙元年
陞禮部尚書支三俸當是時法司論死罪多寃
上命臨決必三大學士會讞奏公知律例多平反
未幾還省母母卒景陵起公服中爲總裁官修
兩朝實錄明年持節出寧夏冊慶府兩郡王妃還
上封事從 上巡邊度雞鳴山 上曰唐太宗恃
其英武征遼嘗度此山公對曰太宗尋悔是役以
故建憫忠閣至宣府還宣德六年卒贈少保謚文
靖公簡易沈默溫裕有容不肯伐善爭名爲文和
平寬綽類其人子昭伯宣德二年進士

太保高文義公

公名穀字世用揚州興化人永樂十三年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授中書舍人二十二年改春坊司直郎洪熙初爲翰林侍講正統元年楊文貞公薦公學術醇正充講官修實錄五年陞侍講學士十年入內閣陞工部右侍郎兼前職十四年上北征曹文忠公從行公居守景泰初進尚書工部兼翰林學士是年虜數請使迎上皇侵我上谷雲中急廷議相顧忌不能決中書舍人趙榮毅然獨請徃公壯榮解金帶贈榮曰子忠義人也上皇將

至京公言奉迎禮宜厚會有千戶龔遂榮投匿名書公所公袖入朝傳示羣公卿羣公卿不敢出一言言官疏聞上不喜詰匿名書從何所得公曰得自臣所遂榮恐累公自縛闕下下詔獄上亦不深罪遂榮也二年進少保東閣大學士明年廢東宮爲沂王而立懷獻爲太子公悲憤不敢爭加公太子太傅公亦不敢辭是時內閣不相能公上疏言內外諸司惟賢是用况經筵日講關係聖德尤在得人遂薦大理少卿陳詢侍講楊鼎克日講官左都御史王文大理卿蕭維禎庶子王恂入內

閣上令詢鼎侍經筵文遂得入內閣文既入內閣又輒與公相擠五年勅公視南畿災尋還朝力救都給事中林聰得不死七年進少保大學士謹身殿是年首相陳循及王文皆以子不得舉訐順天考鄉試官劉文介公儼上令公覆試公曰貴冑與寒賤爭進已不可況從而爲之辭奏斥林廷一人事遂已裕陵復辟內閣諸臣皆流放竄殛惟公以忠謹故英宗曰毅在內閣每議迎駕及南內事輒左右朕毅無他腸可致仕公既歸田杜門不接賓客人有問及止統景泰天順間事者輒不

應公官至台鼎而家業蕭然敝廬瘠田僅足衣食身沒未幾子孫貧窶其方毅端靖潔廉無私卓然有古大臣之風一時內閣七人議論每相齟齬公獨持正嘗曰清議可畏以是見忌於人亦以是受知裕陵成化初姚文敏公既請謚王佐鄺埜又上言公鯁直不回端亮有守始以翰林學士侍英宗經筵入內閣輔政孜孜爲國恪持公論景泰間力主遣使迎鑾之議及其還駕獨建備禮郊迎策天順初以老疾乞歸田里遂卒于家進退有道始終不渝加之贈謚庶表臣節得贈太保謚文義

太常岳文肅公

公名正字季方進士及第授編修景泰三年遷左贊善兼編修天順元年改兼修撰王忠肅公薦公宰相材召對文華殿公神采秀發上遙見遂曰好好公登殿又曰好好問年幾何對曰四十又曰正好問家安在對曰溧縣曰又朕北方人甚善問讀何經對曰尚書曰是書經尤善問舉進士科對曰正統十三年上益喜曰朕固取汝朕今用汝內閣許彬老矣不足恃汝爲朕努力公頓首受命出赴閣至左順門遇石亨張軌愕然問曰何爲至此

公不對二人者忌公才名比見上上又言朕今擇一內閣臣甚佳二人者請爲誰上曰岳正顧

正官小須與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二人者陽頓首賀陛下旣得人俟果稱職進官未晚上

默然然時時召見公公感知遇銳意功名欽天監湯序奏災異請盡去奸臣上問公對曰奸臣無主名卽求之人人自危且序術疎淺不足信事遂止亨與豎吉祥表裏擅權有匿名投書指斥時事罪狀吉祥獨不及亨吉祥怒力請上榜購告捕者官三品公與呂文懿公見上曰爲政有體朝

各臣記
廷豈可自榜購募秦始皇杜諫下妖言誹謗令竟
不聞其過以亡國乞以秦爲戒事遂止公又言曹
石驕橫不早制恐禍起肘腋 上諭公汝往告朕
意公徑造亭所諷令戢歛二人者謂公訐我短顧
以 上意劫我益大恨是年承天門災下詔罪已
公歷數政弊詞極切直二人者造飛語岳正草詔
出時時對人言此非 上意我欲諷 上致過也
正賣直訕君父不數日內批降公欽州同知欽並
南海瘴毒公便過家辭母留數日兵部尚書陳汝
言者黨二人又憾公嘗言其不可用遂嗾邏者中

公私事逮詔獄考掠謫戍肅州鎮夷所未及行李
鐸都督竟奪公廬時猛虎石者太監鎮河西 上
密諭石正須生不須死四年石坐法誅明年曹又
反誅 上思公言解士伍放歸田茂陵即位言官
請復公官吏部擬調南京 上曰勿調留院克經
筵講官預修 先朝實錄未幾南楊欲薦公南國
子祭酒公不應忌者僞爲公劾南楊章示南楊遂
大疑公成化元年廷推公及禮科都給事中張寧
爲兵部清黃官不得陞興化知府公至興化勤力
民事操利權興修水利積穀出羨餘補助民役興

化士人規利弗遂者騰謗書彭惠安公獨曰太守
節財愛民無他也三年來朝乞致仕時季鐸敗朝
廷還公故廬未幾卒公文章氣節名滿海內抱負
經濟屹屹不肯下人再起再廢竟不盡其用嘉靖
中贈太常卿謚文肅公自贊有自京師來者傳天
語於臣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或以賀正曰上
念公如此行召公矣曹生爲寫陋容遂隳括其詞
題於上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惟帝念哉必當有
感如或赦汝再敢不敢臣常誦古人之言蓋將之
死而靡憾也公偉貌美髯言論灑灑動循矩度石

曹事或議其迂又曰未信而諫直應曰渠謂我諫
官耶我道當如是人有不可意事雖權貴人當言
即言無藏宿以故竒公者雖多忌者亦衆所著有
類博稿

論曰解公縉才高志銳受知三朝皆遭讒忌竟殞

其身黃公淮纔脫縲紲不一二年遂屏迹丘園尤

不免于娟姍之口胡公廣金公幼孜入奉絲綸出

從羈勒軍旅之事不及東楊而隨事獻納裨補亦

多高公穀素稱忠實遣使迎鑾之議尤壯岳公正

負才氣直前任事仆而復起益不屑下人皆磊落

名臣記

卷之八

十一

賢輔臣也

皇明名臣記第八卷

子履準校

孫心材重校



